

◆世相素描

送你两只金色“香橼”

华明玥

山脚下，江水边，有几排青石筑基的平房，我拾阶而上时，目光不由自主地被高大秋树上的数十团金黄粘住，问正在石阶上捶衣的老太太，她直起腰来，两只湿手在围裙上匆忙擦了一下，笑道：“这是我嫁到这里来时种的佛手，有40多年了，这几年，果子越结越多。你要吗？我屋里有梯子，你等等我，我采下两个来给你。”

我连忙推谢，老太太有点不高兴了：“乡下有规矩，讨要佛手，是结善缘，不可推辞的。”

树上，每一团金黄看上去形状都不一样，老太太爬上梯子，瞄准其中的一团金黄，凝神静气地扭转果柄，一会儿，她就采下了五只佛手，都是有十多根“手指”的大果，有的果子，手指微微合拢，如同祈祷，就像掌心虚握着隐秘的期待；有的果子，轻柔舒展，如同拈花而笑，展现了无尽的温柔；有的果子奋力攥紧了拳头，有着嫉恶如仇的表情；还有的果子手指竭尽全力张开，像是钢琴家沉浸在汹涌的旋律中，无数根翻飞的手指跨越高音区与低音区，展现出激昂澎湃的力度。

老太太热切地瞅着我：“各花入各眼，你看哪个好看，就挑哪个。乡下野玩意，不值钱的。”

我第一次见这清香的佛手，是在《红楼梦》中，板儿与刘姥姥进了秋爽斋，看到探春在紫檀架上摆放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板儿便吵着要吃，探春给了他一个，说：“玩罢，吃不得的。”但老太太说，佛手是能吃的。她每年初冬，都会将几十个佛手洗净、切条，先用盐暴腌一下，去除其中大部分的辛烈味和苦涩味。接着，用清水耐心漂浸数遍，去掉咸味，铺在五六个竹匾上充分晒干，再将佛手果条放入消毒过的玻璃瓶中，用上好的蜂蜜腌制。

村庄静默，而长辈的惦念永无止境。老太太习惯替每个在外谋生的儿孙准备两瓶“佛手蜜”，这是消喘止咳的良药。鉴于我是这两天第一个来问路的旅行者，好客的老太太不仅给了我两只佛手，还蹒跚进屋，找出一瓶快见底的“佛手蜜”，说是珍藏两年的“老货”，她从灶头找出一只蓝边大碗，非要我也来品尝一下。

热水瓶里的开水冲入，将琥珀色的蜂蜜化开，软糯绵密的果肉缓缓沉底，喝一口蜜水，佛手的香气

萦绕在喉头，一种回到故乡的舒徐感，充盈身心。是的，佛手是香橼的一个变种，而香橼谐音“乡缘”，原来，这“回到外婆家”的香气，馥郁中有悠远，甜润中含微苦，说的就是游子与故乡的羁绊啊。



◆逝者追忆

怀念恩师张竟达

黄骏骑

恩师张竟达先生终其天年，享年九十。

张竟达先生没有教过我一堂课，但在人生的道路上，他确实是我当之无愧的老师。

1963年，我在野寨中学读书。初二暑假前，赶上汛期，洪水漫到学校大门口。被洪水困在学校的我们，归心似箭，匆匆登上渡船。船到河中心，船老大要向每人收5分钱的过渡费。平日里过渡，5分钱的过渡费我们常常给不起，何况放假，哪个穷学生的衣兜里还有钱。窘迫中，同渡的张竟达主任二话不说，连忙为我们每个人付清了过渡费。我很惊讶，他说：“我家也在牌楼，我们是老乡呢！”就这样，我在过野寨大河的渡船上认识了张主任。

张主任风华正茂，高高的个子，戴副金边眼镜，见到学生总是面带微笑，威严中透着慈祥。他好像不直接授课，在学校里我们接触很少。别看他平日温文尔雅，在球场上却是一名健将。周末，学校组织篮球赛，我们在一旁观战。张主任戴着眼镜，在场上远距离投篮很准，边跑边拍球，一个转身远投命中，赢来掌声一片。我边看边想，戴着眼镜打球，就不怕眼镜掉下来？球赛结束，竟悄悄来到他的身边，发现原来是眼镜两边用细线系紧，套在脑后。

再次见到张主任，是好多年以后了。他在县教育局



寒塘 汤吉 摄

◆人物脸谱

潘丽萍和她的团队

鲁令琴

夜色降临，安庆市人民剧院门前人头攒动，“纪念徽班进京235周年安庆市迎新年京剧演唱会”在这里举行。这是安庆市京话剧院院长潘丽萍发起的第19次迎新演唱会。

开场戏，没有明星流量，没有炫目特效，司鼓手中“咚”的一声，观众的心跳开始与板鼓同频。

安庆市老年大学、大观区老年大学大合唱《梨花颂》《蝶恋》《中国脊梁》，50人的合唱队默契配合，这种协作与京剧的程式化表演相辅相成，共同营造出气势恢弘的效果，展现了团结与合作的艺术价值。潘丽萍把京剧艺术传播到老年大学的教育中，对推动京剧艺术的传播起到一定的作用。

许芳演唱的《女起解》，是一段板式丰富的反二黄慢板，从凄婉诉冤过渡到激越控诉，最终回归沉痛，形成完整的戏剧张力。许芳是资深的京剧票友，在演唱时注重以声传情，通过低腔与高腔的切换，展现人物压抑与憧憬交织的心态。

国家二级演员徐劲松和青年演员朱登演唱的传统京剧《文昭关》：伍子胥为复仇投奔吴国，途经昭关时被楚军通缉画像拦截，隐士东皋公将其藏于家中，但因连日无计可施，伍子胥忧愤交加，一夜之间须发皆白。徐劲松演唱时采用二黄慢板与西皮二六板式交替展现人物内心悲愤，情感递进，结构严谨，荡气回肠。

大观区老年大学带来的现代戏将潘丽萍老师的教学成果精彩纷呈地展示在舞台上。《红灯记》《沙家浜》《平原作战》，一个个观众耳熟能详的唱段让观众回到

任党组成员、教育股长，我在家乡小学教书。为了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各级师范院校开始举办进修班。一天，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向他诉说想进太湖师范进修的愿望。他说，莫瞎吵，要进修也是到安庆师范去！不久，局里通知我到安庆师范中学教师培训班进修。潜山中文专业有6人，他们都在中学任教多年，而我还在教小学。我之所以有这次机会，肯定与张股长的推荐有关。

1979年年底，我从牌楼中学调至县教育局教育工作，有机会亲炙耳提面命。张股长是“无为而治”，给我布置工作，也是用商量的口吻。刚上班不久，他让我整理被评为安庆地区教育先进个人的槎水中学王去非老师的先进事迹材料，而我听说，这材料已由局里的一位同志整理过，他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不要有什么顾虑，你可以另起炉灶重新写。”后来，我到槎水中学召开座谈会，采访王老师，以《为伊消得人憔悴》为题，将其事迹整理成文。在安庆地区召开的表彰大会上，王老师的发言有声有色，赢得好评。张股长听说后，对我勉励有加。生活上，他对我如慈父般关怀，每到星期六下午，就催我提前下班，“骑自行车回牌楼，有几十路哩。”

不久，张股长调到野寨中学任校长。其间，我随局领导去调研，在那里住了好几天。老师们说，张校长每天总是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睡觉。我亲眼看见，每当食堂开饭时，他都不声不响地站在饭桶边。学生看见校长站在那里，谁都不敢插队、拥挤。后来，他担任潜山县政协副主席，我在“两办”供职。一次交谈中，他对我说，现在很多报告中，总喜欢罗列一大堆数字，其实有的是自然发展的，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他的这个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我知道，他是在提醒我日后起草报告时，所列的数字要精当。

2007年8月，我的两本拙著《一得集》《泥土的升华》出版。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他认真准备了书面讲话稿，就书中的内容进行精彩点评，还赋诗一首：“橘红果熟读华章，字字珠玑泥土香。土地升华描锦绣，诗心荡漾咏潜阳。”这对于我，实在是无形的鞭策和激励。

野寨中学80周年校庆，老校长张竟达精神矍铄，兴致勃勃地前来参加。那天，我陪他参观校园，参加校庆盛典。看到母校面貌一新，人才辈出，他感到十分欣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每年春节，我或登门或电话向他老人家拜年，他都热情接待、回复。那次，去他家探望，他精神尚好，各自说起近况，相谈甚欢。临别时，还坚持要送我下楼。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思谋着，待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陪老校长到野寨中学校园走一走，看一看。我一直盼着、盼着，然而，已经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激情澎湃的岁月。

让观众欣喜不已的是安庆师范大学学生王默涵表演的《夜奔》。这是武生行当的经典剧目，讲述林冲被高俅陷害后雪夜投奔梁山的故事。其艺术特点集中体现在表演难度、身段唱腔、人物塑造及舞台技巧等方面。戏曲界有“男怕夜奔”之说，因其融合唱、念、做、打，要求演员基本功扎实，身段繁复且边舞边唱，几乎每个字都需配以精准动作，对体力、技巧和情绪表达是严峻考验。王默涵扮相俊美，表演细腻，眼神传达机警、仇恨与慌乱，动作幅度小而节奏稳，足落无声以体现“蹑足潜踪”，干净利落。唱腔处理上，高腔嘹亮，低腔清晰，咬字吐音严格遵循昆曲韵律，与身段严密配合。

一级演员、安庆市京话剧院院长潘丽萍带来的《贵妃醉酒》令满堂生辉。潘丽萍通过夸张、美化的动作，如行走、看鱼、闻花展现角色心理，形成舞蹈化身段，格调高雅，聚焦心理刻画。唱腔随情绪变化从平稳转为激越，形成鲜明对比。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潘丽萍笑称年纪大了，有的动作做不了，为答谢大家的厚爱，又演唱了她恩师杨秋玲先生的经典唱段《探谷》。嗓音宽亮圆润，音色清醇饱满，行腔自然，把杨秋玲先生兼具梅派的甜润流畅与尚派的刚健高亢，刚柔相济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大呼过瘾。

当年徽班从安庆码头出发，沿长江北上，把地方小调唱成国粹；如今，潘丽萍经过数年坚守，带着她的团队深入基层每年演出百场，让京剧艺术的精髓渗透到老年大学、少儿课堂、民间班舍。在她不懈努力下，安庆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开设了京剧少儿班。

当晚，我看见80岁高龄的原安庆市京剧团团长朱莲娇，原安庆市京剧团当红小生、市黄梅戏三团团长杨长江，原安庆市京剧团当红小生、市黄梅戏三团副团长阚根华，还有一些优秀的黄梅戏演员，他们前来品尝美味佳肴，不仅仅是怀旧，更是薪火相传。